

有失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0381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03811>.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发郊 , 姬屋藏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09 Words: 7,667 Chapters: 1/1

有失

by [tejiwenmang](#)

Summary

角色死亡

“殷——郊——”

他吸足了气，这声传得很远，赶起一阵飞鸟。林间太过枝枝蔓蔓，姬发只得牵着马，放慢脚步，在扑啦啦翅膀拍击和噗簇簇树枝颤起中竖着耳朵。

“殷——郊——”

他又喊，等了许久，名字的主人没有回应。

已是月上中天，光芒从枝杈搭建的奇异的形状中处处穿透落在身旁的雪龙驹。姬发已进来找了许久，太阳从初升到日落。夜总不是好时候。野狗，狼，吐着涎液的蛇——白狐狸，黑影总是它们的好盟友，而殷郊进来时却不是全副武装。他的鬼侯剑可在这儿呢，希望他带的弓箭能帮上他。

许久前似乎也有那么一次过。

那时姬发刚成了他的侍卫。殷郊比如今更活泼年轻，绕着他细细打量，转头夺了他背上的弓箭跨马奔逃。你不是侍卫吗？姬发？殷寿说，快去追他。于是他就胯上另一匹马追去。

年少而不知忧愁的岁月，留在殷郊身上更为漫长，他身在质子营而非质子，在未露出獠牙殷寿的关怀下他还能悠然做个孩子。他于马背上扭头，瞧见姬发追来就咯咯地笑，马蹄踏过林中溪涧发出同样的声音。突然，前方横叉出一节树枝，殷郊却不以为意，只微微倾侧了身子自得潇洒，驭马走得更远。姬发却勒住马头，缓缓踱步，下马拾取那条钩落的发带。

他没追上。殷郊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殷寿和他的面前，裹着薄汗，得意洋洋。而姬发是垂

头丧气的那个，汗湿如涧水中捞起，只寂寞羞惭地摊开手心，中间放着溅上泥土的布帛。他没我快，殷郊说，父亲，我不要他。而殷寿只静静地看着姬发，开口：

“我要你做他的侍卫，所以你要更快，你要更勇敢，你要更好。”

当夜，他推开房门，却见殷郊。

“……你还要比吗？”他问，“我便不奉陪了，至少今夜不。”

“你怕了？”

“随你说。”姬发不理他。

殷郊侧着脑袋瞧他，看他卸下佩剑，卸下盔甲，从防备和争斗的状态出来，不再是个战士。“你不要你的弓了？”

姬发不置可否。

殷郊顾自走近，商人尚白，他着一身轻便的白袍，今夜微热，少年随性，他就敞开了领口，姬发嗅到极轻极薄的暖意湿意。殷郊低着头，一滴汗自他高耸立体的额前凝结，滑到眼睑上，一眨，又滴到唇边。姬发稀里糊涂地盯着看了一会儿，听见他说：“好漂亮的玉环。”

“父亲给我的。”

殷郊抬眼一笑，呼出的气羽毛样抚在他鼻尖，那滴汗又滑落了一点，姬发就曲着指节撇下去。这举动是极暧昧的，唇角柔软姬发一时心乱想不出由头，待要张嘴解释却腰间一坠一空——

“——你还给我！”

殷郊拎着玉环晃晃，“追上我就还你！”

翻身上马，轻叩马肚，如箭离弦。殷郊是骑马好手，他的马又是营中最快的马，要追上他是难上加难，可这次姬发不能被落下。马蹄声四起，吵醒不少质子：大晚上发什么疯！白天没练够吗！殷郊遥遥回喊，没有！大笑着离他更远。他没系发，莹亮的白袍为底，头发飘散起伏像一朵云，又进了树林。

马背上树枝横叉，马蹄下树根盘生，姬发循着云迹只得左拐右拐，深怕马失前蹄。殷郊是奇怪，怎么偏爱往盘根错节的地方走呢？若是平原赛马姬发也不一定赛得过……直到忽地一瞬远处白光消弭。

“……殷郊？”他愣了一下，“——殷郊？殷郊！”他催马前行，待到近处却不见对方踪影。他下马寻觅——咳咳……咳咳……殷郊的马儿从树影后转了过来，有些跛脚，你是被树根绊倒了么？你的主人呢？

“你还没看到我吗？”姬发低头，要找的人在垫满枯草败叶的树洞里。

殷郊搭着他的肩膀坐起，长发蹭得打结坠着枯草，衣角也蹭脏了一片，却仍笑得没心没肺。

“你受伤了吗？”

“没——嘶……”待到动了另一支手腕才呲牙咧嘴起来。眉头紧凑，鼻尖皱起，瞧见姬发埋怨的模样又笑，“你别气，你的玉环我好好护着呢，不信你看？”姬发从敞开的怀里真瞧见那只完好无损的环。

碰上去，温热，又有些滑润，是紧贴着殷郊的身躯。他手指穿过玉和皮肤的缝隙轻轻摩挲。直到殷郊笑着叫唤痒痒他才合了手心放回。

“明天将军要见了你，肯定要罚我了。”

“罚你？”殷郊不解，“罚你做什么？我只说是我偷跑出去了。兄弟们不会把你供出来。”

“我是你的侍卫，你受伤了，不怪我失职么？”

殷郊哼了几声：“我可不用你当侍卫……我有法子，你别怕。”静静地靠在姬发身上，又说，“你是捡了我的发带吗？”

“是。”

“那我们就当扯平了。你拿我的发带，我把你弓箭取走。”

姬发觉得这是顶荒谬的事，我要你的发带做什么？可殷郊凑过来，抵着他的耳朵说自己能猎得许多兔子。这里再没别人，对方却手拢着他耳朵分享一个秘密，要马儿也听不见，飞起的虫鸟也听不见。

“把我扶起来吧，该走了。”

回忆至此，姬发伸手，扑了个空，猛地想起殷郊还没寻到又何谈回去呢？雪龙驹打了个响鼻，骚乱后四周归于寂静……猛地，他隐约听见——来追我……

谁？谁在说？

又听见——来追我……来追我！这声音愈来愈近，从远远的呼唤变成细语闲谈最后化成耳旁一团气：来追我，追上我就还你。树林摇曳，从身后风一样飞过白色的影子。

殷郊……对！是殷郊！他上马疾驰！依然是那身白袍，诡谲深邃的林道他是显眼的光亮，再快——再快——再快——再快！！雪龙驹！快追上——“殷郊！殷——郊——”

马蹄似战鼓咚咚咚锤在心里，他脚跟止不住催马，雪龙驹扯着身子四蹄不停。那身影愈加近，再近，更近！白袍的褶皱看得清了布上的暗纹寻得见了向前趴伏着伸手指尖有时甚至刮得到柔软的织锦仿佛一刹他拽得住殷郊！

“别跑了……我追上你了，殷郊！殷郊！殷——”五指猛地收紧——

空了。

他狼狈地后仰摔下，砰！头痛欲裂双眼发黑。

“殷——郊——”

他吸足了气，这声传得很远，赶起一阵飞鸟。林间枝桠繁复，姬发只得牵着马，放慢脚步，在翅膀拍击和树枝颤起中竖着耳朵。

“殷——郊——”

他又喊，等了许久，名字的主人没有回应。

已是月上中天，月光穿透树层落在身旁的雪龙驹。姬发已进来找了许久，太阳从升至落。夜总不是好时候。野狗，狼，吐着涎液的蛇——白狐狸，黑影总是它们的好盟友，而殷郊进来时却不是全副武装。他的鬼侯剑可在这儿呢，弓箭该帮得上他。

许久前似乎也有那么一次过。

篝火旁，崇应彪问他，你猎过鹿吗？用箭，射它们脖子，头，不要射腿，它们还会跑。他用手比划，嘴中间或夹杂着鄙夷与嘲讽。你不会的，崇应彪嗤笑，你的父亲只会种地，你不会好到哪儿去。姬发猛地怒了，挺着胸膛要去理论，而却被殷郊拦住。

“只是鹿，你神气什么？你射得中眼睛么？”殷郊问。

“……怎么，你射得中？”

“我不仅射得中，我还射得死。”话声刚落，殷郊就背着箭跨马奔去，“你只等着罢！”姬发追了上去。

“你不必……”

“不必什么——”

“我说——你不必去——”

“我要去！”马背上，殷郊猛地扭头，“我受够崇应彪趾高气昂的样子。”

他们一同进了林中，俯在马背上前行，朝歌外仍蛮荒得了无人气，殷郊的眼睛却在阴影中明亮。不野蛮，不血腥，纯粹而兴奋，勇毅而坦诚，一颗心剖出来会有另一颗心回应，或许天也如此——突然一只枯叶被踩碎，殷郊起身，拉弓——“着！”

一阵嘶鸣，四蹄凌乱，惊惶绝望的畜生扭曲着身躯不分南北地狂奔！姬发瞥见了鹿的鹿角大而尖锋，别去！别伤了你——殷郊又哪会听？策马狂奔！殷郊只得拼命跟上去。

殷郊是骑马好手，他的马又是营中最快的马，要追上他是难上加难，可姬发不能被落下。殷郊骑得飞快，影子只离他越来越远，夜里殷郊还未来得及着甲束发，于是就像团奔袭的云。黑漆漆的林中不止有垂死挣扎的鹿更有别的东西，然而殷郊却要铁了心。

马背上树枝横叉，马蹄下树根盘生，姬发循着云迹只得左拐右拐，深怕马失前蹄。鹿是慌不择路到这样狭窄逼仄的地方么？直到忽地一瞬远处白光消弭。

“……殷郊？”他愣了一下，“——殷郊？殷郊！”他催马前行，待到近处却不见对方踪影。他下马寻觅——殷郊的马儿就在树后喘着气，有些跛脚，你是被树根绊倒了吧。你的主人呢？

“……你还没看到我吗？”姬发循声望去，殷郊就蜷在一片巨石后，发丝打结，气息凌乱，衣冠不整。血洇染了一片布帛，怀中还紧拥着死鹿。姬发要把死鹿推开，殷郊却不放手，纠缠了一会儿才乖乖放开，呲牙咧嘴地无奈。

“你受伤了吗？”

殷郊摇头：“你不看鹿？”

“我得先看你。”姬发低头。

这些血该是鹿血，汨汨从着着箭残破的眼球流出，汇成一条溪河，填进殷郊呼吸起伏的沟

壑。姬发的心情稍安下，手指一按却引得殷郊呼吸一停，“你——”掀开，腰腹上一处柳叶样的创口。

“鹿角碰的。”殷郊瞧不清姬发的面孔，只那样小心翼翼讨好地笑了，“只包扎就好，你倒是去看鹿啊？”他扳着姬发的肩膀，那支箭映入眼帘，箭竿上沁透鹿血，依稀刻着姬发的名字。

“我的箭？”

“和你的鹿。”

“——这是你射的，怎么能算在我头上？”

殷郊就把满手的鹿血抹在姬发脸上：“你是我的侍卫，所以你自然更快，更勇敢，更好。我猎得了鹿，你也能。”

我能么？姬发想。

那支裹着鹿血——或者还有人血的手指滑过他的鼻梁和脸颊，他轻轻侧头，便含进嘴里。殷郊笑骂：“想吃肉别咬我，旁边这么大一头呢。”刻我若猎得了鹿，又做什么让你受苦呢？他心下苦涩，不是滋味，眼前受伤的腹部瑟缩发颤，又可怜滴吐出一滴血来，姬发撤下一段布裹了上去，“靠着我起来吧，该走了。”

回忆至此，姬发伸手，扑了个空，猛地想起殷郊还没寻到又何谈回去呢？雪龙驹打了个响鼻，四周归于沉寂……猛地，他隐约听见——等着吧……

谁的声音？

又听见——等着……等着吧！这声音愈来愈近，从风一样模糊到一只路过耳畔的蜻蜓：你只等着吧……我不仅射得中，我还射得死！突然气流涌进他瑟缩地蜷身，从身后却跃出一道白色的影子。

殷郊……！是殷郊！他上马疾驰！依然是那身白袍，诡谲深邃的林道他是显眼的光亮，再快——再快——再快——再快！！雪龙驹！快追上——“殷郊！殷——郊——”

马蹄似战鼓咚咚锤在心里，他脚跟止不住催马，雪龙驹扯着身子四蹄不停。那身影愈加近，再近，更近！白袍的褶皱看得清了布上的暗纹寻得见了向前趴伏着伸手指尖有时甚至勾得住柔软的织锦仿佛一刹他拉得住殷郊！

“别去了！别要那头鹿了！我们明天……殷郊！殷郊！殷——”五指猛地收紧——

空了。

他狼狈地后仰摔下，砰！昏厥。

“殷——郊——”

他喊，声音干涩，过度使用让喉管好似团了一抔沙。林间枝桠繁复，姬发只得牵着马，放慢脚步，四处寻觅可能的声响。

“殷——郊——”

他又喊，名字的主人没有回应。

已是月上中天，月光穿透树层落在马背上。他来时是什么时候？清晨么？艳阳高照还是日薄西山呢？可夜总不是好时候。野狗，狼，吐着涎液的蛇——白狐狸，黑影总是它们的好盟友，而殷郊进来时却不是全副武装。鬼侯剑可在我这儿呢……他带弓箭了吗？

许久前似乎也有那么一次过。

是苏护吗？他不知道，是与不是不太重要，早淹没在汹涌的遗忘洪流里。只是一场战役，他们乘着马冲上平原吞食叛军，像瀑布冲散一滩碎石，像一群蚂蚁中一根手指。忠诚的犬儿牧羊，将军指着树林——头羊！头羊在那里！他环视一周——谁敢去！

“我敢！”姬发在所有人之前出声。

他当时一定是很骄傲的，他能感受上位者赞许的目光轻抚额头和肩头，热气上涌冲散胸口不剩多少的沉思，他只记得进去！进去！进去！他攥着缰绳就要驱动马匹，行动之前有人比他还快——殷郊！

“我和你一起去！跟上我！”他扭头。

“殷……”

“还不快来？快！”

姬发快马加鞭，算是堪堪赶到殷郊身边，后者挺着身子，那颗处在艳丽与纯色边界头颅四处寻觅警戒。他要开口问询了，却被一根手指按住。干燥的指肚上裹着泥土，灰尘，却没有血，很好。殷郊盔甲内的白袍依然洁净。他饶有闲情地探出舌尖，却在贴上去前无功而返，殷郊回望他，一簇短快的欢乐在眼中闪过——我找到他了！

扭身疾驰！

马蹄声，叛军守将听见便逃窜进更深的林地。姬发心下不安：“殷郊！小心困兽！不如回去——”

“他只一个，你怕什么！快跟上——”殷郊的声音远远传来。

殷郊是骑马好手，他的马又是营中最快的马，要赶上他是难上加难，可姬发绝不能被落下。殷郊骑得飞快，影子只离他越来越远，马背上的厮杀颠簸扯散了殷郊的束发，红霞渲染于是就像团夕照的云。不知深浅的林除了“头羊”或许还有别的东西。真奇怪，换到对方身上，姬发反而细了心。

马背上树枝横叉，马蹄下树根盘生，姬发循着云迹只得左拐右拐，深怕马失前蹄。愈走他心下愈加不安，敌人是故意到这狭窄逼仄的地方的！直到忽地一瞬远处白光消弭。

“……殷郊？”他愣了一下，“——殷郊？殷郊！”他催马急行，待到近处却不见对方踪影。他下马寻觅——殷郊的马儿就倒树后艰难吐气，一支狠狠矛刺进马颈带出红色的河流。你的主人呢？他还好吗？

“……你还没、咳、看到我吗……”姬发循声望去，殷郊就靠坐在一棵树旁，面色煞白，声音发颤，浑身血污，身旁趴着具巨大而全副武装的尸体。姬发见过太多尸体不差这具的面容可怖，让他真正腿软心颤是旁边那头渺小的幼鹿。

“你……你……受伤了吗？”这问题可笑极了，姬发甚至不需要一个回答！一处创口横断在

殷郊的左臂上，血肉甚至看得到骨头！

殷郊勉强地笑，将才还红润的面孔此刻要苍白凋零：“不碍事……”

姬发包扎着创口：“你为什么就一股脑地冲过去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呢？”他咬碎了牙齿，“……我是你的侍卫，明明我更快，更勇敢，更好……”

一滴，两滴。殷郊的胸膛起伏像帆布被吹鼓起又瘪下，可他瞧着湿漉漉的手背，心儿悄悄的软。

“……过来点，姬发……”他靠着树蹭蹭脑袋，“过来点，再过来点……”过来到姬发看得到殷郊颗颗星星样的痣，看得到眉下宁静的湖泊里自己的剪影。殷郊的气息弱了些，可还是暖暖融融吹得皴最硬的石头，于是这样有伟力的家伙就赐予自己一个吻，蜻蜓点水，是他摸着殷郊的下颌加深。

殷郊的唇干了，起了薄而黏的一层皮，探进去，舌头疲惫柔软。姬发尝到缺水后特有的苦涩，又渐渐泛起湿润的甜腻来，直到殷郊侧过头，鼻尖抵在他的脸颊。

“……你、你想憋死我吗？快、快砍下他的脑袋，我们回去……”

回忆至此，姬发伸手，扑了个空，猛地想起殷郊还没寻到便谈不上回去。马匹打了个响鼻，四周归于沉寂……猛地，他隐约听见——跟上我……

——等等。

又听见——跟上……跟上我！声音愈来愈近，他的爱亲昵耳语：还不快来？快！突然身侧闪出一道白色的影子，他猛地伸手，却没捉住——“殷郊！殷郊！”

姬发催马，再快——再快——再快——再快！！！放开腿，四蹄踏，快追上——“殷郊！殷——郊——”

殷郊近了，愈加近，再近，更近——白袍的褶皱看得清了布上的暗纹寻得见了向前趴伏着手掌有时甚至碰得住柔软的织锦仿佛一刹他就能牢牢地抓在手心！

“别去！让我去……殷郊！殷郊！殷——”五指猛地收紧——

空了。

他狼狈地后仰摔下，砰！

“殷——郊——”

他喊。喉管开始疼了，好像使用了很多次。姬发牵着马，躲避不时伸出的枝杈，放慢脚步，四处寻觅可能的声响。

“殷——郊——”

他又喊。没有回应。

已是月上中天，月光穿透树层落下，他好像走了很久很久。夜总不是好时候。野狗，狼，

吐着涎液的蛇——白狐狸，黑影总是它们的好盟友，而殷郊进来时却不是全副武装。他把鬼侯剑放在这里了，连带着还有弓。

许久前似乎也有那么一次过。

他们在找人，商王怒气冲冲。姬发不太记得起因是什么经过又是什么——大概不重要。他只记得和殷郊策马越过倒下的士兵、越过城门、越过沟壑、又到了一片树林。殷郊勒着马头原地转了几圈：“是了，肯定是这儿。他们进去了。”在进去一刻姬发捉住了手臂。

“……别去。”

“这么了？”殷郊扭头，“我亲眼见到了！他们三个就在这里！你不信我么？”

“我何时没信过你！”

“既然你信为什么——你的劲儿好大。”

姬发没有收手，只是看着这片林子犹豫地开口：“……那是……那是会吃人的地方。”

“——瞎说！”殷郊嗤笑，“我们进过多少回了，可没出过什么事儿吧？”

那时姬发是有愿望要反驳的，或许他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扭伤的手腕、刺破的腹部或者露出骨的左臂，然而那些记忆——是记忆？又或者不是？他不太清楚了——模糊得被水漫过的河滩，泥泞纠缠成一团不可分辨。他劝不住殷郊，急得眼眶都要红了一圈——这倒有些丢人了！好在没第三个人见到，殷郊探过去身子，安抚似落在他唇边一个吻。

“……你要收买我。”

“我没有！”殷郊瞪他。

既然他寻不出来缘由，就只得放手让殷郊也进去——可你要下马，也要和我走在一起。殷郊拗不过他只得照办。

枝叶繁茂，阴云渐起，视野昏沉，姬发心想这是要下雨。他的手还紧紧箍着殷郊的手臂，比起商王要捉的家伙，太子反像被拘捕的罪人。不一会儿，一滴水落在手背，他牵着马瑟缩一下。

细碎的骚动。

“你听见了吗？”殷郊低声。

姬发沉默，屏息，慢慢摇头。

殷郊凑近他的脸颊耳语：“就在那儿，你往碎石那儿看。”石堆的后面隐约有三人的身影，“我们慢慢……慢慢……慢慢靠近……”雨下大了，开始响雷，闪电下来短暂的白日——有谁看见了他们。

“——站住！”殷郊大喊，竟挣脱了姬发的手。

“你做什么！”

殷郊扭头：“骑马！他们有妖术会飞！”

“你答应过——”姬发按着殷郊的肩膀可殷郊才不管姬发说什么！翻身上马便如箭离弦，一团翻滚着吸饱水汽的云，姬发骑马追上去，“我是你的侍卫，让我去！我比你更快，更勇敢，更——”

“王——命——不——可——违——”

殷郊是骑马好手，他的马又是营中最快的马，要赶上他是难上加难，可姬发必须追上去。林间不只有野兽，云端隐约是那两个妖人，姬发全不在意，他只催马。这一次没那么难了，殷郊的身影越来越明显了，从一点散射到眼前一片白茫茫，好像伸手就真的能碰到——直到忽地一瞬远处白光消弭——

为什么……为什么？姬发愣了许久，随后连滚带爬地过去！马呢……马呢！找到马就找得到殷郊……对的……之前都是这样，这次也一定是！树后，没有——树坑，没有——石头后面，没有——哪里——哪里……！总不能是远处的断崖，是了，绝不会的！他只瞥一眼就不再想了，而他的马却不安地踱步嘶鸣，雷声也从天边滚到耳际，轰隆，轰隆，轰隆……

“你还没看到他吗？”

姬发猛然抬头。

一个男人站在崖的边缘，身旁跟着一个孩子和一位老者——他们是商王的目标，不再是姬发的，姬发只在意男人怀里——

“你执念太深。”老人开口，“你会害了他。”

“我？我会？”姬发近身，三人便往后退去，就努力止住脚步，“我是他的侍卫，我会受伤，我会死，但我不会——”

“你不想，不代表你不会。”老人抚摸着殷郊的额头，“……别担心，他只是……只是晕了，会醒来的。”

“……什么时候？”

老人轻轻地摇头。

姬发遥遥望去，殷郊高大的身子在男人怀里只显得十分轻盈。他像睡着了，不像受过任何伤害和悲苦，一如某个月夜殷郊就黏糊糊地睡在他身侧，健硕饱满的身躯热气腾腾，肥沃包容像西岐的泥土。走时他没能带一抔手里，或许归乡他能装一粒在心中，就源自那儿，源自殷郊，发芽生根。

男人沉默地走近，走近，走近。一寸寸，姬发接近属于他的麦田。他就要去碰那只柔软丰满的唇了——

“……如果还有下一次，就让他……”

回忆至此，姬发伸手，扑了个空，猛地想起殷郊仍未寻到。

马匹打了个响鼻，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声音。是否树林也是死了？这里只剩下殷郊和姬发？猛地，他隐约听见——王……王命……

姬发扭头，他知道这是殷郊的声音。

那声音愈来愈近：王命不可违……王命不可违！在此前身后只有永恒的黑暗，突然深邃的彼端闪烁白色的光点！愈加明亮，愈加闪耀：“殷郊——”他喊，撕裂着嗓子，“停下……停下——下——”

殷郊听不见，他不会置之不理只会听不见——是了，风声太大，夜色太浓，姬发不似他的爱一样闪闪发光。既然殷郊注定飞驰而过他的生命不停，他当然能伸手捉住，捉住，就在

他的必经——

殷郊！他猛地伸手，白袍擦过他的指尖。

姬发上马急催，再快——再快——再快——再快！！！放开腿，四蹄踏，快追上——“前面是断崖——殷郊——”殷郊仍没有回头。

殷郊近了，愈加近，再近，更近。姬发的马儿舍命在跑，终于超过了半只身子，伸出手，只要伸出手！只要他再捉住那支手腕一次，只要再一次，只要一次——

一次……

空了。

他狼狈地后仰摔下。

吸气。

“殷——”

吸气。

“郊——”

姬发仰着头，青筋绷紧，等最后一丝气息自喉间吐出，就扶着马儿做一瞬停留。他的嗓子哑得厉害，或许再喊不出几次了，不过他还是吸气：“殷——”再吸气：“郊——”

没有回应，永远永远。

已是月上中天，姬发好像走了很久很久，久到不知道何时进来，何时又能离开。时间好像没有意义——实际上一切都没有意义，只有，寻找。

殷郊。

姬发努力不试着回忆，回忆西岐，回忆朝歌，回忆活着的死去的人和非人，回忆是太沉重的包袱所以他丢弃——好像疲倦挤占了他思维的所有空间。而有些碎片仍锲而不舍要露出来，好似要履行什么使命。这片树林……

许久前似乎也有那么一次过。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多人。

他们是谁？他们要做什么？他不去管身后，他只管前面。

殷郊仍是一身白袍，他的长发仍飘散起伏，好像第一次，“像一朵云”。然而他不再扭头摇晃那只玉环，他也不再让姬发追赶，那双黑色的眼睛望过来盛着姬发从未见过的情绪：别追，求你。

没多少人拒绝得了他，殷郊有自己都不知晓的伟力。当姬发深埋在殷郊身体里时后者就悄悄地求他，慢一点，轻一点，把暴风骤雨变得滑腻粘稠。然而这次姬发却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了，他恐惧另一只鹿，另一只头羊，另一片断崖山冈。殷郊是骑马好手，他的马又是营中最快的马，要追上他是难上加难，可这次姬发绝对追得上。他背上背着弓箭，取出就圆

圆拉满弓：“殷郊，你逃不走，我是你的侍卫，我比你更快！更勇敢！更好——着！”

嗖！飞矢离弦应声而下扎进殷郊马的左眼。想那是极深极疼的一箭了！马儿痛苦嘶鸣前颠后倒，疯狂地猛冲几步摔倒在地，抽搐着几下不再动弹。而殷郊自马背摔落翻滚在地，眼见着姬发下马缓步而来。

“……连你也不肯放我走？”

“你不能去，殷郊，太危险——”

“危险……危险！”殷郊反笑，“天底下哪里危险你知道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我父王身边！那只狐狸……那个死姐己！我的母后——”殷郊怒目圆瞪，他深邃柔情的眼睛此时发红像再无退路的困兽，姬发听得到他牙齿正格格作响。什么狐狸……什么姐己……姜王后……姜王后怎么了？姬发的头脑混沌，他只知道如今他把殷郊捉在了手里，喀嚓、喀嚓、喀嚓……身后像有人围了上来，踩碎落叶如碾碎不知谁的头骨。

“很好，姬发，看起来你不是那么窝囊。”谁在说话？“现在让开，不然本侯连你一起砍了。”

砍了？砍什么？他待要扭头，却见殷郊愤怒的脸扭曲地又好似在笑。

“拿着我的鬼侯剑，姬发，拿着它。”那块冷冰冰的金属就在他的手边，“杀了姐己，杀了殷寿，为了天下人，为了你哥哥，为了——”

回忆至此，姬发伸手——

鬼侯剑。

上面好似还淋着血。

这肯定不会是殷郊的，可能是任何动物，可能是任何人，甚至是姬发自己的，绝不会是殷郊。他向身后望去静静地等，会来的，会有声音唤他，然后他出手把殷郊拦下。这次失败还会有下一次，这里和他都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千百次尝试着总能有一次机会。

他会搂着他，他会爱他，他会带着他乘上兄长给他的马，然后回到长满麦田的地方。

然而这次殷郊并没有叫他，只有马蹄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白色的影子轻轻地来，慢慢地走，不在意从哪儿来，不去想到哪儿去，这样轻松愉快，他该是在哼着歌的。姬发靠着马儿，看那朵闲云悠哉悠哉漂泊，他只慢慢地伸手，就能把殷郊搂进怀里。他会嫌弃他抱得太紧——那是因为我太笨；他会嫌他来得慢——那是因为我太笨；他会嫌弃很多很多姬发就用撕裂的嗓子一遍遍解释直到他满意为止……

马儿停留，伸手，白袍的褶皱和布上的暗纹都牢牢地握在手里——

……殷郊？

直到他瞧见殷郊的——

断颈。

雪龙驹轻轻舔着他的脸，靠在他身边。他用最后的力气爬上去，只剩下唯一的目的地。

我并不更快，更勇敢，更好。

他想。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